



芬兰健康博览会上民众支持法轮功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二月六日和七日，在迎接中国新年到来之际，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芬兰首都的芬兰大厦的健康博览馆会，以此向各界气功爱好者介绍法轮功，并得到各方人士对起诉江泽民（诉江）的支持。

在活动期间，社会各阶层如：管理人员、艺术家、不同年龄阶层的人们纷纷对法轮功信仰的支持，并毫不犹豫地签名支持诉江和加入学功的行列。

当艺术家萨米先生了解前中共恶首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种种暴行后，马上签名支持。他表示，诉江是人类正义的起诉，需要每个人站出来支持。

农场经理丹尼先生，当他静静地听学员描述了在中共一手炮制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黑暗和残暴地剥夺民众的信仰后，他马上签名支持，并感兴趣地学起五套功法。

其中有一位芬兰的年轻母亲带着一对双胞胎女孩走到展位前，当该女士了解真相后，毫不犹豫地签名支持诉江的活动。而那两位女孩却被大屏幕中李洪志老师教学员功法的画面所吸引，看了一会儿



才跟其母亲离开。大约半小时后，这两位小女孩又走回到征签台前，跟着学员认真地学起五套功法，期间周围多位途经的参展者被她们的纯真所渲染，随之更多的人们停下细看学员的五套功法展示；活动期间，不断有感兴趣的人们加入学功的行列。◇

【明慧网】〔河北张家口来稿〕腊八这天，一对法轮功学员夫妻原本计划出去讲法轮功真相，可那天特别冷。那位丈夫就说：“今天太冷了，还出去吗？”妻子说：“怎么不出去，今天该救的人还等着我们呢，必须去！”于是他俩与约好的五位法轮功学员骑上电动车出发了。

寒风刺骨但没有一个人说冷。

大家来到十五里外的一个村子找到该村的一位法轮功学员家。已经事先说好请这位法轮功学员开农用三轮车把大家拉到山区的村庄讲真相。因为他们的电动车爬不了山。

刚到法轮功学员家，该村村书记因事也来到学员家。他看见院子里停了好几辆电动车，就问是怎么回事？学员说：“是我的几个炼功的朋友来找我坐会儿。”书记一听是法轮功学员们来了，就说我得和他们一块儿坐坐（一起聊聊）。于是走到法轮功学员的屋里和大伙打招呼。

正义的村书记

书记一进来，法轮功学员立即拿出支持控告江泽民的征签表，请他签名，他毫不犹豫地签了名并按了手印。法轮功学员就在这时候向大家介绍了这位书记如何保护法轮功学员及因此得福报的故事。书记说：我那天跟我媳妇说了，“你也和村里的炼功人一起炼功吧，没事，谁要敢挡拦你，我来收拾他。”

他接着对大伙说：“再有公安或 610 的人来问你们还炼不炼功，你不要说不炼，但我跟你说，你也不能说炼。你就给他们倒水、让座，岔开他们的话题。”

由于他一个劲的和法轮功学员聊天，耽误了大伙的时间，学员就和他说了：“不瞒你说，他们来是想让我拉她们去山里给老乡讲真相救人的，因为她们的电动车上坡太费劲，所以我还得送她们去，今天咱就先

唠到这里吧，以后有时候再唠。”

书记一听马上说：“可惜我的车太小，不然我送他们去。”法轮功学员谢过他的好意，说：“不用了，我去吧。”

大家上了法轮功学员家的农用三轮车，冒着严寒向山上奔去。没想到，由于天气太冷，油管里的油有的地方凝固了，走了不到五里路车就熄火了。法轮功学员说，这必须得用热水把油管的油化开，车才能走。让谁送热水来呢？对，就让书记来吧，他最合适了。于是给书记打了电话，请他赶快送一壶热水来。

不到十分钟，书记开车来了，带来了一壶开水，并说：“你在这先化着油管，我送他们上山吧。”于是他将三个法轮功学员送上了山村。当他回来准备再拉另外四个人时，正好法轮功学员已开着农用三轮车上路了。◇

多次在北京被绑架迫害 刘昱见控告元凶江泽民

【明慧网】在中共江泽民团伙疯狂迫害法轮功的十六年中，四十七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昱见多次在北京被绑架、劳教等迫害，二零一五年七月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刘昱见二零零一年被绑架、劳教二年半，在海淀区看守所、团河劳教所遭受残忍折磨。二零零五年刘昱见在北京科技大学 MBA 班带班，再次被绑架，被卖给河北保定高阳劳教所迫害（注：中共劳教所为了牟利，使用劳教人员做奴工，通常会花钱从别的劳教所转来劳教人员）。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四日，刘昱见被海淀区中关村派出所绑架，被再次送往河北高阳劳教所迫害。

刘昱见控告说：“我多次被非法关押、劳教，妈妈因为常年担心住进了医院；爸爸身体也出现病状，手脚不是很灵活，走路也比较困难。特别是我妻子受到当地公安骚扰威胁恐吓甚至多次到单位骚扰，被迫离开了家乡，一个人在外吃了很多苦。”

“江泽民是这场迫害的元凶，所以我要求依法追究被告人所犯的侮辱罪、诽谤罪、滥用职权罪、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罪、非法搜查罪、诬告陷害罪、敲诈勒索罪的刑事责任，要求检察机关对本案侦查。”

下面是刘昱见在控告状中陈述的部分事实和证据：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开始，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调动全部国家机器对法轮功打压，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给修炼者家庭造成很大的伤害。十月二十八日我去北京依法上访为法轮功说公道话，被天安门派出所殴打、被非法抓捕，经历一天的非法审讯送到丰台体育场，后被关进东城派出所四天后被乌鲁木齐公安局带到驻京办。

二零零一年三月十五日我在北京被非法劳教二年半、在乌鲁木齐的家被非法抄家、妻子被非法多次传唤、非法剥夺通信自由、限制人

身自由；给妻子造成很大的精神和心理伤害。

我被长期关押在海淀区看守所迫害。海淀看守所坐板等酷刑折磨在押人员，屁股被硌得肌肉黑紫，有人臀部坐烂流血是常事。不报姓名不让睡觉，也不让同监室的犯人睡觉，叫他们仇视修炼法轮功的学员。犯人破口大骂，有时还拳打脚踢，逼你说出姓名。预审经常半夜提你出去做笔录，逼供时有发生，预审把我绑在老虎凳上把我的脚、腿、身体和手臂捆住。拿出四根巨大的几万伏电棍充满电，他们按动电源开关电棍发出强大的蓝光，刺耳的啪啪的电流声。二个人左右手各拿一个电棍开始到处电，颈部、胸部、腹部、后背、腰部、胳膊、大腿、小腿、……，直到没电为止。全身是伤，疼痛难忍，散发着焦糊味。

二零零二年一月我被送往团河劳教调遣处所迫害。劳教所用各种方式迫害坚持修炼的法轮功学员，强制写不炼功保证、暴力毒打、强迫做奴工，不让上厕所、强制体检、强制抽血、由三、四包夹吸毒犯昼夜二十四小时寸步不离左右监控。每半个小时记录一次，记录言行，上厕所次数，一举一动，睡觉姿势、剥夺睡眠等几十种酷刑，有时只让睡二个小时，其余时间每天做马甲，晚上站在床边不让睡觉忍受肉体折磨。在团河劳教所被强制洗脑班迫害，每天强迫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各种污蔑法轮功材料，每个月月底强迫写思想汇报，强迫写转化书，不按照要求写或不签字就受到加重迫害，威胁恐吓，人格受尽侮辱。被常年关禁闭在有监视器和监听器的房子里，精神和身体受到极大摧残。

这次我在北京被非法劳教二年半，我家人长达一年没我的音信，家里的人很着急。妻子独自一人来到北京跑遍了派出所、公安局、拘留所、劳教所，监狱，最后在劳教所找到我，见到我没说一句话，失声痛哭，哭得非常伤心。

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北京市六一零到我妻子单位强行没收手机等物

品，逼迫妻子带他们到家里等我，我下班回家，这些人没有出示任何手续把我按倒在地强行绑架并抄家。再一次被劳教二年，在北京团河劳教所调遣处后被三百元卖到河北保定高阳劳教所迫害。我走出劳教所，他们到北京绑架我的妻子关入黑房子里威胁妻子说出我的下落。无辜的妻子又一次次被恐吓骚扰伤害。六一零同时也派人到户口所在地找到我的家人同样威胁说出我的下落，对我的家人身心造成很大的打击和伤害。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四日，我在同修家被北京市公安局六一零暴力殴打后绑架到海淀看守所，二零零九年二月十八日被送往河北保定高阳劳教所，强迫做奴工：劳教人员春天铲地、秋天扒玉米、冬天打玉米、用糍糊糊纸袋等，精神折磨尤其残酷，劳教所强制灌食，鲜血流的满身都是，衣服和床单都是血。第二次灌食身体极度虚弱，我拼死挣扎，他们用钳子强行撬开我的嘴，使劲往里插，鲜血从鼻子里、嘴里往外喷，连续插了多少次我已记不清了，我早已奄奄一息昏迷过去，棉衣及外套全是血，就把棉衣反过来给我穿上。每一次的灌食对我就是折磨和损伤，原本一百多斤的体重变得骨瘦如柴。

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八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双井派出所在我上班时，六个便衣闯进我的办公室查我的身份后一群警察蜂拥而上将我按倒在地、双臂反扭，脸按在地上，他们用力掐我的脖子，不让我出声，好长时间都不能说话。抢走电脑主机一台、优盘、移动硬盘、银行优盾，当晚被非法审讯，凌晨被送往北京朝阳看守所拘留一个月后送往河北保定高阳劳教所。

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一日在北京地铁地下通道查身份证，将我强行绑架到西长街派出所，并对我进行暴打、强行搜身和搜包。（节选）◇